

CBA新赛季选秀缘何遇冷?

本报记者 刘兵

7月28日,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(CBA)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。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宋昕瀚在第一顺位被广州龙狮队选中,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在第二顺位被江苏队选中,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在第三顺位被宁波队选中。

与往年相比,今年的选秀大会显得比较“冷清”。本届选秀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(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球员30人,体育类院校球员2人,海外大学球员2人,港澳台球员5人,个人自荐球员12人,其他18人),40个选秀顺位中仅有18人(其中11人为大学生球员)被选中,出现了22次弃权。这是CBA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。广东、辽宁、北京、上海等多家CBA豪门球队,全程未选任何球员,均放弃了选秀资格。

不过,与多支球队弃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男篮——这支上赛季常规赛0胜42负的球队,将自己的状元签交易给了广州龙狮队,换来了多个较低顺位的选秀权,最终4个签位全部使用,成为本届选秀收获最多的俱乐部。

一场原本承载着新人梦想的CBA选秀

40个选秀顺位仅18人被选中,出现22次弃权

大会,为何变成了“弃权大会”呢?

据记者了解,此次CBA选秀弃权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可选之才比较稀缺。校园篮球、草根篮球与职业联赛的强度差距明显,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和民间赛事的对抗程度、战术复杂度远低于CBA,导致多数大学生球员在体能储备、防守意识等硬核指标上难以达标。

不少俱乐部认为,除了宋昕瀚、曹芷豪、郑博文外,参加今年选秀大会的球员中,能够立刻为球队提供即战力的屈指可数。选秀名单中多数球员的战术素养、身体对抗、防守习惯与CBA职业要求存在明显的断层。当心仪球员被其他球队截走后,后顺位球队不愿“为选而选”。

其次,CBA选秀的“倒摘牌”制度让实力较强的球队选择意愿较低。据记者了解,CBA选秀大会自2015年设立起就沿用“倒摘牌”制度——前三顺位由抽签决定归属,剩余顺位严格按上赛季常规赛排名倒序排列,即联赛成绩越好选秀位次越靠后。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平衡球队的实力,让实力弱的球队拥有翻身的筹码。然而,对强队而言,20顺位往后基本只能寄希望于“捡漏”。在高顺位人才稀缺的情况下,靠后签位的性价比更低。

作为上赛季CBA总冠军,上海男篮在此

次选秀大会的每一轮都是最后一个选人。这意味着当轮到他们选择时,那些好球员早已被其他球队挑走。辽宁、北京、青岛等强队同样选择弃权,也是基于这一现实考量下的理性选择。

再者,自身青训体系健全的俱乐部通过选秀大会选择球员的积极性不高,因为他们拥有“不用选”的底气。以上海男篮为例,他们已从U13到U21搭建完整梯队,后备人才储备丰富。从2020年拿下U19冠军、打破20年青年“冠军荒”开始,上海男篮的青年队每年步入一个新台阶——2022年摘得U19桂冠,2023年首获U15基地赛冠军暨U21青年锦标赛冠军,2024年收获U15、U17两冠,2025年直接包揽U15、U17、U19全国青年联赛三冠……上赛季上海男篮注册的19名国内球员中,25岁以下14人,其中13人出自俱乐部青训系统。

俱乐部自身梯队球员从小培养,既适配战术又熟悉体系,还具有更强可塑性。相比之下,选秀池里的大学生球员不仅年龄偏大,而且培养路径和成本都更加不确定。对于青训体系成熟的强队来说,年轻队员升一队的名额尚且竞争激烈,除非有特定人选,否则眼下基本不需要通过选秀大会来选人。

据统计,CBA选秀12年以来,累计共有

210名球员被选中,其中大学生球员总数达到114人,大学生球员已成为职业球员的重要来源之一。不过,近年来逐渐遇冷的选秀大会和此次大规模的弃选,仍暴露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层次矛盾。

比如目前从校园走出的球员,普遍被认为在对抗和战术理解上与职业联赛存在差距,从校园到职业联赛的通道并未真正打通,“选秀”与“青训”这两条赛道各行其是,尚未形成合力。另一方面,现行的CBA选秀规则、薪资规定及球员流动政策,并不完全适应当下的联赛发展,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。

看到本届选秀大会如此惨淡的场景,不少球迷纷纷发问:CBA还有必要举办选秀吗?

记者了解到,美国的校园篮球是其联赛各俱乐部球员最主要的来源渠道,而目前中国的校园篮球仅是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的补充。业内人士认为,要想让选秀大会不再冷清,参加CBA选秀的球员需要正视差距,在校园阶段就对标职业化标准进行训练,缩小与职业比赛的强度差距。

对于正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篮球而言,亟待完善校园篮球与职业联赛的衔接机制,打通从大学到职业联赛的上升通道,为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提供实现职业梦想的机会。



曼奇尼重新执教意大利男足

当地时间7月29日,意大利男足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、新任技术总监拉涅利在罗马亮相。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28日宣布,罗伯特·曼奇尼成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主教练,这是他第二次执教该球队。2018年至2023年,曼奇尼曾任意大利男足主教练,并率队赢得欧锦赛冠军。今年3月,意大利队在世预赛附加赛中被淘汰,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正赛,随后时任意大利足协主席、主教练宣布辞职。

曼奇尼接下来的第一项重要比赛是今年9月开赛的欧国联,意大利队与法国队、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同组。

▲意大利男足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(中)、新任技术总监拉涅利(左)与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在亮相仪式上合影。
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在亮相仪式上。

新华社发(阿尔贝托·林格利亚 摄)



拳击世界冠军、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家茂,从大山走向世界拳坛最高领奖台

“拳”力以赴的人生

本报记者 李丰 田程 实习生 周承桃

今年6月底,贵州省体育局训练基地,张家茂得知了自己将代表中国参加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拳击比赛的消息。

从2023年杭州亚运会遗憾离场,到此刻重新披上亚运会国家队战袍,张家茂等了3年。而从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的大山,到站上世界拳坛最高领奖台,他走了整整15年。

1999年,张家茂出生在铜仁印江的一个普通农家。小时候的他精力旺盛、天性顽皮。没人能想到,这个整天在山野间疯跑的男孩,日后会在世界拳台上大展拳脚。

12岁那年,父母从铜仁来到安顺养殖鸭子,张家茂也随父母离开了老家。一个夏日午后,他正在附近水库坝子上玩耍,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学校体育老师刘贵红一眼相中。刘贵红是安顺第五小学体育老师,丈夫在安顺市体校任教,她觉得这孩子活泼、调皮、有股劲儿,感觉天生有一股拳击手的潜力。这个偶然的瞬间改变了张家茂的人生轨迹,他从此与拳击绑定。

“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拳击。”张家茂对记者坦言。体校的生活并不轻松。白天上文化课,晚上训练,日复一日。但在张家茂眼里,这更像是一种“玩”。一群年纪相仿的孩子在一起跑步、打拳、较劲,谁跑得快、谁练得认真,都要比一比。

2014年,因贵州省队缺少49公斤级选手,张家茂被推荐进入贵州省体工大队进行集训。省体工大队的拳击教练刘涛,对张家茂的第一印象十分深刻:“瘦瘦小小的,不爱说话。”但更让刘涛印象深刻的,是这孩子的

顽强意志力。

“要论付出和自律,张家茂远超我们所有人。”室友刘洋浩说得更直白,“队内长跑,只要他在,第一名永远是他。”

靠着股不服输的劲头,张家茂硬是留了下来,正式走上职业竞技道路。

2018年,经过艰苦训练的张家茂迎来爆发。那一年,他刚从青年组升入成人组,便一举拿下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双料冠军。然而,竞技体育的残酷,在于成功与失败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

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那场比赛,成了张家茂职业生涯中最不愿触碰的伤口。亚运会比赛的前半程,他一路高歌猛进,但四分之一决赛上,他却在点数上惜败泰国选手,止步8强。

“实在太想赢了,大脑一片空白,完全被这个想法占据。”张家茂说,那种空白吞噬了一切,连教练在场边的指令都听不见了。身体在挥拳,但只是被动反应,眼睁睁看着自己掉进对手的陷阱。

赛后,张家茂陷入了巨大的自我否定,甚至说出了练拳击十几年来从未说过的话——“不想练了”。

回到省队后,教练组没有急于安排训练,而是让张家茂先回老家休息调整。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省队、家人的温暖,让他的心逐渐静了下来。而真正让张家茂重新站起来的,是他心里那个从未熄灭的目标——“我想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!努力一把,不管前面有多坎坷、多苦,都要向那个目标靠近。”

2025年全运会,张家茂代表贵州队出战。此前贵州拳击在全运会上已经16年没

有金牌入账——上一次夺金的选手还是邹市明。整个队伍、整个贵州,都盼着这枚金牌。

这一次,愈发成熟的张家茂没有让“太想赢”的心态毁掉自己。几回合较量后,裁判举起他的手,宣布他赢得了比赛。那一刻,张家茂的肩膀在发抖,手一直指着胸口上的“贵州”二字。

从杭州亚运会失利后“天都是黑的”,到全运会的金牌加身,张家茂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蜕变。他学会了与失败和解,也学会了更理性地看待胜负。这种心态上的成长,直接体现在了2026年的国际赛场上。

2026年4月,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杯(巴西站),张家茂扛住了所有压力,强势击败上届世界杯冠军日本名将山口瑠,站上了最高领奖台。历经近3年沉淀,张家茂终于告别杭州赛场的失意,在巴西迎来自身披国旗的荣光。

夺得世界冠军后不久,张家茂在今年五一前夕又被授予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。从全国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这一份份荣誉的背后,是双拳磨破17副拳套的手,是4年末回家过春节的坚守,更是日复一日与自己较量的倔强。

在贵州省体工大队拳击训练馆的墙上,挂着一句标语——“不为失败找理由,只为成功找方法;努力到无能为力,拼搏到感动自己”。这句话是贵州省拳击队总教练刘云海提出来的,后来被整个队伍奉为信条。

拳击给了张家茂什么?他说,是意志品质,更是智慧、思想和心理的综合锤炼。拳击不是外人眼中的“打架”,而是一项需要智商的运动,“一个好的拳击手,一定是个聪明人。”

G 声 音

刘颖余

在从伦敦回国的航班上,郭涵煜始终抱着温网双打冠军奖杯,仿佛想以此加深自己的那份真实感——成为大满贯冠军的真实感。

郭涵煜8岁开始打球,十二三岁时,曾经向爸爸许下宏愿:“我的梦想是拿大满贯冠军。”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,她在28岁时,终于等到梦想开花的那一天。

在不久前的温网女双比赛中,郭涵煜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,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站上女双最高领奖台,成为中国第6个获得大满贯冠军的选手。

无论对于郭涵煜还是中国女双来说,这个冠军都意义非凡。

“它可能只是这个节点上老天对我的奖励和鼓励,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郭涵煜的话轻描淡写,但了解她的人都会明白,这个冠军来得有多么不容易。

她从未被视为天才少女,接触网球只是因为要帮表哥在场边捡球,她坦言小时候,网球并不是那么吸引她,“是家里人连哄带骗让我去打”。但一次次的挥拍,让郭涵煜的兴趣逐渐变成了热爱,直至把“成为大满贯冠军”的梦想种在心田。

和许多选手不同,郭涵煜的成长和“家庭熏陶”“驻北海外”“国际化团队”等叙事无关,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,“体教融合”或许特别合适。

2017年,郭涵煜考入西南大学体育学院。2019年,她获得那不勒斯大运会网球女双冠军。2021年她继续攻读西南大学硕士学位。2023年,她成为成都大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,并拿到女单金牌和女双银牌。

7年求学生涯,两次大运会参赛经历,让郭涵煜放弃了许多职业比赛机会和大把大把的积分,但也从另一个维度帮助到了她。“在校时光拓宽了我的视野,让我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多元,也让我学会如何在网球之外感受生活。”多年后,郭涵煜如此剖析自己。

那些看似绕远的路,终会成为成长的一部分。艰苦的求学,纯真的校园生活,滋养了郭涵煜,也让她拥有了普通选手没有的理性与睿智。

“它考验人的各项能力,让我不断成长,我觉得这是一项很棒的运动。”这是郭涵煜对于网球的理解。

在郭涵煜看来,不论年龄、不论排名,都会经历焦虑、承受压力,“压力是特权”,这句话也出现在了美网中央球场。“因为网球巡回赛里每周只有一个冠军,每一个输掉比赛的人都要承受挫败感”“就算这一次得到了,以后也有可能失去。那么此刻得不到,又有什么关系呢?只要你还在坚持,就是最大的成功。”

看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球员取得好成绩,她会羡慕,但并不给自己额外的压力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,“都有不同的路要走”。

2025年1月1日,郭涵煜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:“拥有梦想的人,从不怕独自上场。”当年10月赛季快结束时,她决定把这句话大声地告诉全世界。她坚信,坚持做自己快乐的事情,好的东西就一定会到来。

言犹在耳,她就在今年的法网,自己28岁生日那天,迎来职业生涯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。而两个月后,首个大满贯双打冠军,又被她揽入怀中。

郭涵煜被许多人视为“大器晚成”。但她不这么看,她觉得自己才刚开始向上走,“我现在能做的是不过多地考虑年龄,尽我所能,然后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‘大器晚成’。”

或许,年少有为也好,大器晚成也罢,远没有外界想的那么重要。对于任何一个怀揣梦想、追求卓越的运动员来说,胜负从来只是人生的插曲,成长才是永恒的底色。

整合

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公开选聘中国短道队主教练

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,为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工作,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与队伍长远建设,冬运中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。

根据冬运中心官网发布的《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,竞聘人需满足以下专业资质: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;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、世巡赛、亚冬会等国际赛事,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、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;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,曾入选国家队,并在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、世巡赛、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。如运动员生涯获得过两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,无需满足前两条要求。

根据《通知》公布的程序,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后,竞聘评审委员会将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查,确定符合条件者名单,8月11日将在冬运中心举行竞聘会。

中国男排止步世联赛8强



7月29日,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举行的2026世界排球联赛男排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,中国队1比3不敌日本队,止步八强。图为中国队球员江川(上右)在比赛中扣球。

新华社发(索向鲁 摄)